

永樂大典

卷二萬四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七

二質

稷

益稷篇二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

書傳會選蔡氏傳禹既敷美又特稱帝以吉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

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違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味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言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者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七

一

絕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不慮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真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鄒季友音釋經或言幾應去聲傳聖士聲者思平反重但用反晦菴書說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斥振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呂東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先主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巧良久云恐難如此說黃度書說夫既為邪作又則天下無復事矣怠忽將至邪便乘隙而入六府三事壞而弗修前功長矣故禹謂帝當慎乃在位而舜然之禹又詳其義焉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入交止於信莫不各有所當止也而安之為難不安則易畔也幾當察康當戒弼直當親夫能安於其所止而察幾戒違親近忠直則君德益進治功益懋不動則已動則四方大應待志而行上帝亦顧歆之不庸釋申命用休斯能昭受之矣絮齋表變書鈔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天位之尊極不易居居其位貴安可不謹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七

人君之位。又不與其他位相似。使其處四海九州之上。據崇高富貴之極。直易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以天位為大寶。可見其重如此。書曰。天位艱哉。又曰。無安厥位。惟危。今欲見此理分明。須知得人君之位如何。自然不敢不謹。後世人主皆不知我之位是如何。而以在位為言。所以警舜者。切矣。黃彝尚書精義。禹曰。都。上天其中命用休。無垢曰。夫居天子之位。豈易事哉。天命難諶。斯民難保。治中有亂。安中有危。可不謹哉。謹之道如何。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謹之之道也。止。謂心所安處。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戒謹不惰。恐懼不聞。心則安矣。止。則雖居無人之處。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其敢怠乎。然而禍有起於微眇。變有生於倉卒。古人所以誅履霜之不早。戒蔓草之難圖。則於安其止之中。又當觀幾微於將然也。審謹參詳。果安而無危。果吉而無凶。果治而無亂。則循其理而行之。因其勢而成之。此所以又言惟康也。然而自以為是。未必天下皆以為是。自以為正。未必天下皆以為正。私意妄見。其害人多矣。此所以有望於正教之臣。而欲其弼直也。惟正教之臣。真則天子曰然。弼臣曰不然。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然者。天子曰可。弼臣曰不可。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可者。如此。則以心而無愧。以變而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七

二

無怠。以事則無謬。以天下之聞見盡白於上。則無不快於心者。故一動則合人心。而大應以待吾志矣。人心既同。則顯然上合天心。而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矣。張氏曰。在位者。人君所與共治之人也。與君子則治與小人則亂。一或不謹其所與。則敗亂隨至此。禹之戒舜。所以使之謹。乃在位欲其重。無輕於得人故也。又曰。夫為人君者。止於仁。為人臣者。止於忠。為人父者。止於慈。為人子者。止於孝。禹之戒舜。使之安汝止。蓋以舜之為君。當止於仁。故也。仁者靜靜。則能止。安其所止。則安仁而已。夫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求止。則為人君者。其可不知所止哉。惟幾則使之知其幾。惟康則使之安其身也。幾者。動之微。惟幾。則其智足以有察。康者。安之至。惟康。則其動不妄。安汝止。惟幾。惟康。則其在我者。盡矣。然其在外者。未能無失。故其弼直者。欲其所弼。已者。直也。其弼直。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為之君者。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如是。則一人有事于四方。而四方莫不丕應。後志丕應者。聽唱而和之之謂也。後志者。先意而從之之謂也。惟動丕應。後志。則人與之矣。人與之。則天與之。天與之。則天之所眷命。故繼之以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上帝者。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受上帝。則天與之矣。天其中命用休。則在天之百神。又從而

重命之以休福也。陳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知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靜，能靜而後能安。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既知其止，則反覆側正，無非仁與敬也。所居之位不同，所臨之事不一，而皆有以至善以為止。反覆終始，不忘於止。然後能定，能靜，至於能安，至於安矣。則舉天下之事，不能易其止，則其慮也甚微，其應物也出於無心，慮慮甚微者，幾也。應物無心者，康也。惟幾則嗜慾不生於心，惟康則利害不汨於中，嗜慾消而利害不能汨，則允弼輔予，或者自然直矣。君能幾康而輔弼之臣又直，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吾志而無有逆我者矣。此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之功用也。如此則非惟人應之，天亦特中錫其命以休美之矣。胡士行詳解禹曰：都者慎乃在位，帝曰俞。典謨之例，吁者憂懼之辭，都者嘆美之辭，謹位當曰吁，而曰都者，禹體得艱難戒懼中有樂地也。禹曰安也，汝止心所止，大學所謂於止如其所止，為人君止於仁是也。惟幾微者，皆之端，惟康安者，危之伏，其獨精直志者，不於惟動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終，至大應答，後志，天下後世治之意，以昭昭然，無地受言上帝人心，天其中重命用休美，以形體謂之大，以上言謂之帝安止，幾康則內得其養，獨臣忠貞，則外得其養，內外交養，則有不動動而答民情當天心，皆自人主一心中

永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三十一

三

來矣。呂云：康靜時言安止之工夫，微時靜時最切。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能應讓志，則能昭受矣。陳大猷或問：或問安汝止。諸家多作心之所止如何。曰：言止則身心與凡事皆在其中，獨指心則遺其餘矣。且無經據，真西山大學衍義禹曰都，至天其中命用休。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為三言以教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北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善惡衰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比之可也。仁山金履祥表註：實踐之言，畢師之前，自述孜孜之實，此對昌言之咨。吳澂纂言禹曰都，至天其中命用休。禹既自述其孜孜之實，意乃進戒於帝，俾慎於居位居天位，甚難。雖聖人不可忽易慎之之道。安

汝止以下是也。止謂心之所止。蓋一物有一則。皆具於心。各有所止。凡事之來。物各付物。循其自然之則曰安。審事之幾於始。省事之康於終。其精獨又得直人。斯無過舉矣。漢待危所作為。大應下民期望之志。得人心斯得天心。故以此明答上帝眷祐之心。則天示中重其已然之命。而嘉其之也許。謙實說安汝止。惟幾惟康。其獨直。惟動丕應。漢志。金先生曰。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靜而不為也。大抵石心當靜止無為之時。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為之規。其為之輔。獨者亦於此時。當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恆乎人心之同然。書釋題為曰安汝止。上天其中命用休。石林葉氏曰。禮論大學之道。知止而後定。而靜也。安也。慮也。至於有得皆本於定。故舉綿蠻之詩。記孔子之言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夫應世之迹。無非動者。而天下之動。正夫一吾將以酬萬變。而不能致一以待之。則方且與物為役。之不暇。其能使之至。應後志乎。安汝止。致一之謂也。一何由致。惟幾惟康而已。幾。故有來于我。我必知之。康。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天與帝一也。作而覆物。以居上者。名之天行。而應物以逮下者。名之帝命之位。而我受厚者。帝也。制命於上。而申之用休者。天也。

永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二十七

四

蘇氏曰。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於至靜也。防患於微曰幾。幾則思慮周。無心於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慮周而視聽審。則輔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於防患。則思慮淺。有心於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亂。則輔汝者皆諂而已。陳氏曰。見中。在。林氏曰。見中。在。董鼎輯錄纂註。為曰。都。帝。慎。乃。在。位。上天其中命用休。輯錄。七。時。春。古。莊。纂註。葉氏曰。慎。乃。在。位。即前帝命。為所謂慎。乃有位。君臣更相告戒也。為之言。即帝所與言。宜帝命之。真氏曰。見中。夏氏曰。見中。陳棟纂疏。文氏漸曰。老之安安。不待有所止也。舜於所止而安之。皆性為安。為之聖安行者也。太甲於所止而盡欽敬。復為執馬之賢。勉行者也。三言者。聖賢之分量見矣。愚謂安汝所當止。靜也。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則下應人心。上當天心矣。訓丕應。漢志。夏說為當。葉氏曰。見中。真氏曰。見中。夏氏曰。見中。融堂錢時言。解命為德。朕師曰。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頌。敬。修。其。可。頌。所以慎也。為之言。舜亦曰。慎。乃。在。位。而。繼。之。以。安。汝。止。與。舜。之。言。正。同。見。得。此。一。慎。字。乃。虞。廷。日。用。工。夫。故。舜。為。更。相。教。告。不。外。此。言。帝。既。聞。其。言。而。命。之。夫。為。於。是。復。申。明。之。安。汝。止。而。下。言。所。以。慎。乃。在。位。者。如。此。也。安。汝。止。者。不。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七

動于意。意者微萌動之初也。不動于意。罔念不作變化。縱橫全體。全妙。平湯湯自然安和。故曰惟康。我之日用如此。是以輔弼之臣亦皆直而不回。匡救闕失。李省忠音註。壯美而言。帝當謹法所居之位。安宅決心之所。必大應天下。後望之志。以此能昭然受上天之付託。故天中命以休美。王充耘讀書管見。人主之志在於輕舉妄動。故當安汝止。以惟康。惟康。蓋平其心以慮其事之始終。庶幾其無失也。然猶恐有遺慮。其輔弼之臣。又直道以匡正之。既內謀諸心。又外謀諸卿士。宜無過舉矣。然猶未也。又思動而有為。要足以大應天下。後望之志。而後可。蓋上兩句是慮善以動。下一句是動惟厥時。事雖善而動不適時。尤無益也。人君舉動如此。可謂慎之至矣。以此昭受上帝。天寧不中命用休乎。其應固可必矣。所謂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之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遠。吉者此之謂也。王充耘主意處崇高之地者。當存敬畏之心。故盡交脩之道。斯得天人之助。此禹之告舜所以起其聽。以致戒於先。又必中其辭。以致謹於後也。夫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處崇高之極。苟有忽謹畏之不存。則憂患及之矣。高所以持稱。帝以吉之舜。所以即俞而然之也。慎之何如。心安於義理之正。而不動於

水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五十七

五

人欲之私。事必謹始而慮終。臣必絕愆而糾謬。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其敬慎也如此。庶幾動有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仰有以承上天無窮之眷。而天位之重。可以永保而勿失矣。夫君位之難保者。何也。上恃天眷。下恃民心。而後君得安寢其間。然天無常親。小民難保。一日不謹。則民心離而天命去矣。故兢兢業業。惟理是循。而非理者勿動。惟義以審其事之發。察微正始。以謹其初。惟康以省其事之安。深思極慮。以求止其所。然猶恐其有未善。又須直臣以匡正之。蓋其心未始敢有一毫之縱也。夫如是。則靜與理俱動。與理會。其行事皆足以合乎人心之公。而非徇一己之欲。故動輒天下翕然而歸向之。固有先意而待我者矣。其得人心如此。則天眷豈能外是邪。以此昭受于天。天必中命之。而有無疆之休矣。苟不如是。則心汨於慾。而無定事物之來。既不能謹之於始。又不能慮其所終。而左右前後一皆諂諂面諛之人。其結怨于民。自絕于天。可立而待矣。其能保有天下未之有也。以天人間有位。庶幾首尾收拾親切。君能安所止。以惟康。惟康而其臣又能以直道匡正其不及。則內外交修。無不至矣。是以動則人應之。非徒應之。且後之於未動之先。以之昭受上帝。則命之非徒命之。且中之於既命之後。蓋其眷佑之無已也。下足以得人心。上足以承天眷。要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七

亦人君慎乃位如前所云耳。鄭悅道斷法安汝止。上天其申命用休。此內
 外又修。又人又應聖人行事動與天合人心。天命相為貫通無感而不應
 之理。一心之運必安於至善之止。而慎於未動之先。方其未動。此心湛然
 及其事之發也。必審其幾微。慮事之施也。必擇其安穩。慮然猶不敢自足。
 後資左輔右弼之臣相與效其忠。而成其美。內外交脩。無有不至。是以無
 動。動則人歸之。天命之矣。禹之此言。蓋發明慎在位之意。故必於其出治
 之原。而深明之。陳雅言書經車躍此。禹告舜推言慎乃在位之意。合作一
 頭兩脚。安汝止。惟幾惟康。此君德之修於內者也。其弼直。此君德之修於
 外者也。蓋人君修身動靜。做著工夫。必嚴而直。輔翼助成。為多。此是一
 頭能是。則內外交脩。無有不致。是惟無動動則民不應之。又且慎之於未
 動之先。此君心之理。有以邦民心之理也。以是昭受上帝之眷。則天豈徒
 命之。又且申之於己。命之後。此得民之心。有以得天之心也。此是兩脚。蓋
 安汝止而下皆慎。乃在位之事。惟動不應。慎志而下皆慎。乃在位之效也。
 王克耘書疑問斷。禹告舜曰。安汝止。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說者謂安汝
 止。為聖君之事。武王告康叔以宅心。知訓說者謂宅心。即安汝止之謂。豈
 康叔亦可以聖君之事望之歟。答曰。安白欽曰。宅心。固有不同。而曰止曰

余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七

六

心。亦各有異。其立言之旨。非惟有聖賢之分。而且有君臣之等。豈可因蔡
 傳之言而遂以為疑哉。何則。安者。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聖君之事也。欽
 者。肅恭恭敬。以立其本。賢君之事也。而宅者。不過欲大臣法商。苟成人之
 德。以之而履心耳。此安與宅之兩辭。其深淺。又奚啻霄壤間哉。蓋書即蔡
 氏釋經之旨。而求之。其曰。安汝止。聖君之事。生而知之也。欽厥止者。賢君
 之事。學而知之也。是安之與欽。且有聖賢之等。則夫安之與宅。豈不有淺
 深之間乎。其曰宅心。安汝止之云者。不過以其近似而釋之。初非指以為
 即安汝止之義也。雖然。康叔苟能知訓。至於弘于天德。裕身。而又從事於
 欽厥止。立其本。則其至於安汝止之域。不難矣。就謂學之至。而不至於聖
 乎。故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王克耘疑問。禹告舜曰。安汝止。蔡
 氏以為聖君之事。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蔡氏以為賢君之事。然堯之欽
 明文惠。及舜禹之更相告戒。皆曰欽哉。欽之義。無以異也。傳說。告高宗曰。
 慎厥攸居。政事惟醇。蔡氏以為安於義理之所止。安之義。又無以異也。然
 則孰為聖君乎。孰為賢君乎。張觀書義元會。天下心服。惟幾惟康。其弼
 直。惟動不應。慎志。五相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也。肆予
 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大哉。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早。主惠。夫聖人得天下之心者也。聖人有以待天下。天下有所
 賴聖人。惟見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雖四方之廣。斯民之衆。莫不心服而
 無一二於聖人者。聖人初無心以服之也。吁。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
 也。張子書。美梯雲。其獨直。胃人君有以用其人。故必有以擇其人。蓋人之
 不擇。雖用無益也。是以古之人。君於其輔弼之職。非敢徇一己之私。則必
 擇忠直之人以任之也。夫如是。位豈有不稱。事豈有不立哉。禹戒舜曰。其
 獨直如此。原書謂事之所係者重。君之所與者不容以輕也。夫使輔弼之
 設。不係於國之治亂。則天下之人。孰不可以與之。惟夫親於人。君者為甚。
 適受其任者為甚大。苟非公心而任之。其事敗也。不旋踵矣。然則輔弼之
 任。非直人其可乎。任官惟賢才。書謂事之所係者重。君之所與者不容
 以輕也。夫使官位之設。不係乎國之治亂。則天下之人。孰不可以與之。惟
 夫上而致主為甚重。下而澤民為甚大。苟非其公心而任之。其事敗也。不
 旋踵矣。然則庶官之任。非賢才其可乎。講今天陰陽之調。變邦國之經緯。
 上而致其君。下而澤其民。所謂輔弼之職。蓋如此其重也。必其行己之正。
 出言之忠。雖辭正論。足以格其心之非。誠意實効。足以教其俗之弊。必斯
 人為然後可也。證抑書論之。非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人才之不

宋樂大業卷三萬四百二十七

七

擇政事之徒任。其曠官敗事之議。有不免矣。故才必周召。然後可以交師
 保之負。非為卑之德。而左右之位。不可處也。如此。可與言獨直之事。夫結
 嘗觀帝舜之賓耳。去四罪。難任人。用九德。升俊乂。則舉直錯枉之道。蓋已
 詳矣。禹於帝舜其言。猶及于此者。非特為時之設也。抑亦為後世人君之
 設。歟。張庭堅集。惟康。其獨直。所責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
 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
 勇。足以大有為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為。非以其無一過。夫使天
 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羣臣也。
 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夫是以慮無遺策。舉無過事。而天下治。安
 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獨直。為之所以為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
 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
 能不以無過之為美。而以改過之為善。凡忠諫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
 從而顧聽焉。雖然。是三者。在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為難。海宇通平。
 基緒方立。俄焉息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
 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
 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

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教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過於義民之過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猶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則智慮急而昏心怠侈而廣智慮昏則玩宴安而忽愛動心意廣則喜功名而頌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貴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諛者親而誅諍者疎幾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祚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廣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教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廢乎其能知戒矣宋純愚藍縷業惟動丕應漢志惟有以協君臣圖治之誠斯可以慰天下望治之心蓋君臣之間萬化權輿而民生林林之所仰望焉者也夫惟幾康之念慮在君者無一時之敢怠而弼直之忠誠在臣者無一念之敢欺則圖回既熟而舉動悉當豈不足以及贊天下之觀聽而慰吾民之頌望哉云云其意如此審謂不患天下之不能響應乎一人而患一人之不能丕應乎天下主勢萬鈞風飛雷厲言出而風靡令行而影從固有未占而已乎者况於已日乃乎而孰有矯

永樂大典卷四百二十七

八

拂之者哉惟夫天地泰而聖人出則翹首以望太平者何如也而設施注措者曾無至當之規雷雨解而品物榮則傾心以觀至化者何如也而建明圖回者曾無可喜之論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吾恐匹夫匹婦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則其望望而不滿者多矣果何以丕從厥志哉今夫一人宅心於上者慮治之誠也大臣格心於下者輔治之責也治本於君臣而治達於天下都俞吁咈係民主之安危講究切劘為海宇之休戚惟交修於君臣之間者有圖事撥策之機而建置於嚴廡之際者有靖國安民之畫將有為也未敢輕也從而圖之其可以逆斯民之情乎可則為之否則不敢以輕為也將有行也未敢遽也從而圖之其可以愜斯民之望乎可則行之否則不敢以遽行也真而後發而發無不中善而後動而動惟厥時宜其有大因革而足以激昂品彙鼓舞黎庶有大政事而足以奔走天下騁呼海隅有事于四方而固不是乎也乃曰僕我后而罔有不悅也自非協君臣之心又何以慰天下之心哉雖然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天下之常情遠道千譽喁民從欲者人主之失德是故舉天下之大事當與天下共之一人以為可而千萬人以為不可上雖諄諄而下愈藐藐何以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哉帝王盛時大道為

公。上之運動。明白而洞達。不敢夫深善而沉幾。下之志慮。心悅而誠服。非出於勢迫而強從。萬人之心。合為一心。四海之意。合於一意。此所以為隆古之盛。而非後世所可及也。大禹之言。發為幾康。獨直之後。其誠知本者。歟。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謳歌獄訟。逃之不先。則天下之所以仰戴乎舜。而舜所以深契乎天下者。已相乎於不言之表。而相得於寂然不動之先矣。禹猶以為言者何哉。蓋天下之望一人也。為無窮。而一人之應天下也。為有限。使其君臣之間。相與圖回之念。一或不當。則輕舉妄動。貽害生民。茲其所以為帝慮哉。陳復陽諫義為曰。安汝止。至天其中。命用休。人君一心。在上至善。惟其內外交脩之至。是以動則天人皆協。而應之矣。蓋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違者。所謂止也。惟順適乎道心。不陷於人欲。乃能安於所止。然其所以安之者。則有道焉。當夫事義之發。省乎事理之安。而又有輔弼之臣。盡忠規正。則內外交脩。無有不至。惟是有作則天下丕應。而後志以是昭。帝則上天申命。而用休。大禹陳謨。其拳拳於此三言者。是乃所以明夫慎乃在位之一言也。且人之一心。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故。凡萬事萬物之理。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莫不備於人之一心。而人心之明。亦莫不知。夫順其則為善。不順其則為不

善。夫善者。乃吾心所當止之地。而不可違者也。為是私欲之害。動搖其中。始有昧於其理。而不得其所止者。由是膠膠擾擾。始則絀於物。終則後於物。始則誘於欲。終則迷於欲。暗然不知何者。為可止之地。尚何有乎安於所止者哉。夫安之云者。必有以去人欲之私。守義理之正。方寸之間。安然順適。事事物物。無有不得其至善之止者。然後可謂之安汝止焉。然其所以守其安之道。非有內外交脩不可也。蓋幾者。事之起於細微者也。凡事之萌動。必精審之。如是為天理之幾。而善。如是為人欲之幾。而惡。在我則從其善而去其惡。康者。事之底乎治安者也。凡事之所行。必省察之。如是則合乎天理而安。如是則違乎天理而危。在我則思其安而慮其危也。夫如是。則在內者無不脩矣。又必選正直之臣。居輔弼之任。若有過。則諫。不使任以文其過。有惡。則箴。不違君以長其惡。則在外者。益以脩矣。內外交脩。兩盡其道。則心得其養。動靜云為。皆得其常。無有止而不安於所止者。由是此心靜定。純乎天理。顧惟無作。作則以心感心。天下無不丕應。先意而後我者。有之矣。以是昭受上帝。則自天祐之。言無不利。豈不能重命。而用休美者乎。此大禹因告帝舜。以慎乃在位之言。於是詳告之以謹在位之意。末則極言其天人感應之效。其大如此。夫舜君也。聖人也。禹臣也。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七

亦聖人也。以聖人而告聖人其善心圖治之要。莫切於此。為人君者。意可不以舜禹為法哉。王充耘書義矜式。人君宅心以圖治。尤必資其助於臣。天下同心以順治。斯能必其應於天。蓋君臣之交。修者此所以能得天人之交應也。昔者禹之告舜。謂夫聖人一心萬化之原。止於至善而不可違。察於物欲而不能蔽。此所謂順適夫道心之正者然也。夫既能以之審其事之發。而省其事之安矣。至於左右輔弼之臣。懇糾繆之職。則其內外之交。脩而無有不至。而圖治之要。何夫如是。則是為無作。作則天下之人。罔不丕應。固有先志而後我者矣。以是而昭受上帝。而上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之手。吁。人君以一心之微。而求感通乎天人之理。可不盡其交修之功也。帝曰。吁。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書傳會選蔡氏傳。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

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鄰。享友音。釋傳。復音。復。乾卦云。反復道也。性言。平。反。亦作。復。見。形。句。反。孔安國傳。禹曰。鄰。王。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載。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七

十

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惟動丕應。後志。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以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王。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頌而成。陸德明釋文。好。吁。報。反。惡。與。鄰。反。又。王。如。字。應。應。對。之。應。後。胡。本。反。施。世。此。反。重。直。月。反。重。言。帝曰。俞。十二。本。篇。一。餘。附。充。典。帝曰。吁。四。充。典。三。禹曰。俞。三。皋。謨。二。此篇下文禹曰。俞哉。重意。慎乃在位。大禹慎乃有位。惟。載。惟。康。為。末。惟時。惟。載。孔。穎。達。正義。禹曰。都。王曰。俞。正義曰。禹以皋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鳴。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報。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

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慎侍。至帝志。正義曰。慎侍。擇訪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擇。事具有舉動。發現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言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為近也。為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復言此。欲其志心入焉。要義安汝止。如大學止於仁。止於敬。七。王夫史浩講義。舉陶曰。俞。鄰哉。臣哉。舉陶曰。俞。信如其言也。然帝實欲師汝。昌言。今汝言益。搜之功。固美矣。而帝之所以親聞於汝者。汝未嘗言之。為於是乃言曰。鄰。帝謹乃在位。夫舜以大德得位。而為猶欲其謹。乃在位。則位之難保可知矣。舜視棄天下如弊屣。兢兢業業。夫豈以位為樂哉。其曰。俞者。敬領其昌言也。為又以無安厥位。惟危。欲安汝止。以盡其保位之道。大學所謂為人君。止於仁。君苟能仁。斯安厥位。然

水樂大典卷萬言二十七

而仁豈外求而得哉。在吾心爾。凡人之心。生無不直。惟義惟廉。可以獨直。不然。是罔之生也。是故聖人惟義也。戒謹於微。而弗著。惟廉也。戒謹於安。而弗危。輔之翼之。吾之直心。於是乎存。淵乎其靜。皎乎其明。故能止其所也。此帝王治心之要。大學所謂正心誠意之旨也。為之昌言。可謂破的矣。心既直矣。以吾之心。合天下之心。天下之期待於我者。莫不丕應矣。是人予之也。人予之。則天子之矣。天子之。則申命用休。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也。此為之昌言。徑指人心明白如此。舜安侍而不師之乎。為既以正心之要。專責於舜。舜方歎曰。吁。為天下豈不在君臣相得。何獨在我乎。於是臣鄰之助。肢肱耳目之喻。方發於口矣。為非不知此理也。顧其君方有意。師其昌言。不得不端本澄源。而責効於其君之心也。說者乃曰。其獨直者。其獨且直也。為方相身其陳。昌言豈敢自媒。以謂欲保厥位。須我乃濟乎。竊意不矜不伐者。不肯為也。此語在援契單言之。猶可。若為自贊。則謹乃在位之語。是脅其君以自售也。即此而論。非言獨且明矣。不然。舜安有嗟吁之言。而後于為乎。其曰。臣哉。鄰哉。臣哉。臣哉。臣者大臣。鄰者小臣。蓋言必得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然後天人皆予。以致時雍之治。予一人豈能自致哉。此舜獨為昌言而發也。紫齋袁燮書鈔為曰。安汝止。至。為曰。俞。

止者。人損故此身之所也。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上。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緜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人交。止於信。人莫不有所止。然所止必安而後可。譬諸人居於屋內。則安。暴露則何由而安。立於平處則安。險側則何由而安。是故損故此身。止於理義則安。止於利欲則不安。伊尹告太甲。欽厥止。古人多說這止字。書又曰。惟厥攸居。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居即止也。欲汝止之。要須惟義惟廉乃可。義者。微也。即一日二日。萬幾之幾也。能致察於微。則汝止安矣。微。微之不察。所止何由而安。且如損故此身於道理之中。苟非心邪念萌於毫芒之間。於此不致察。汝止便不安。推而至於天下治亂。安危皆當察其幾微。古人多說這幾字。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日二日。萬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凡事之萌芽。處謂之幾。今試以一身觀之。若欲損故此身得安穩。不特顯顯過失當致察。萌芽之起。便當致察。不特形於外者當致察。念慮之間。便當致察。惟廉者。康即安也。言安穩也。惟廉則惟康矣。然內雖自盡於己。外又須資輔弼之臣。故曰。其弼直。直之一字。不可不思。不下其他字。而獨下一直字。蓋須真箇是直乃可。直者。不但足端

人。言士。必忠。謹。正。直。敢。於。犯。顏。逆。耳。盡。忠。無。隱。凡。他。人。所。不。敢。犯。者。他。敢。言。之。是。之。謂。直。為。天。下。者。朝。廷。豈。可。無。直。臣。直。又。不。與。其。他。賢。字。之。類。同。賢。者。固。無。不。直。然。或。要。回。護。而。不。肯。直。道。而。行。者。非。直。也。若。是。忠。直。之。臣。更。無。疑。似。更。無。回。護。截。然。敢。犯。人。主。之。怒。此。等。人。為。國。家。最。不。可。無。故。孟子。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既。是。惟。幾。惟。廉。裏。面。有。這。般。工夫。而。外。面。輔。弼。忠。直。又。如。此。汝。止。何。憂。其。不。安。乎。惟。動。不。應。讓。意。讓。望。也。志。心。也。天。下。望。上。之。心。也。夫。天。下。皆。讓。望。其。上。須。我。之。舉。措。能。應。其。讓。望。乃。可。且。如。人。主。出。來。四。海。莫。不。顛。顛。然。瞻。仰。望。其。有。所。施。設。使。人。主。失。德。舉。措。不。當。天。下。便。失。望。至於。失望。豈。所。謂。不。應。讓。志。乎。人。主。為。天。下。須。是。舉。措。皆。契。合。天。下。之。心。乃。可。安。汝。止。惟。幾。惟。廉。其。弼。直。此。未。動。之。先。也。未。動。之。先。有。如。此。工夫。直。是。細。密。故。不。動。則。已。動。則。天。下。讓。望。之心。無。不。應。為。謂。之。不。應。不。者。大。也。言。其。無。往。而。不。應。也。以。昭。受。上。帝。天。凡。惟。其。類。則。能。受。非。其。類。則。不。能。受。以。水。投。水。則。相。受。以。水。投。石。則。不。相。受。以。火。投。火。則。相。受。以。水。投。火。則。不。相。受。昭。受。上。帝。非。與。上。帝。合。者。其。孰。能。之。人。主。為。天。下。須。是。能。昭。受。上。帝。乃。可。我。能。受。上。帝。則。福。祿。之。來。嘉。祥。之。集。中。復。而。無。已。焉。此。所。謂。中。命。用。休。也。我。能。受。之。天。實。命。之。故。曰。中。命。此。

非安汝止。惟義惟廉。其獨真。惟動丕應。慎志。豈能如是乎。帝謂此事。非我所能自了。得。妻必有資於人。臣之輔翼焉。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言之也。鄰之一字。直是相親。有師友之義。古者五此為鄰。言鄰。取其親也。君尊臣卑。固是定分。但才尊君卑。臣使不得。叔孫通制漢禮。未秦儀尊君卑臣者存之。雖足以消一時拔劍擊柱之風。然君臣之間。自此隔絕矣。故帝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責。此一句。雖是美也。亦可嘆也。自後世尊君卑臣之說興。人主儼然南面。以禍福利威宰制天下。古人師友羣臣之義。變為以尊臨卑之事矣。鄰之一字。不可不著精神看。此等字。在後世皆無了。杜齊林

之奇全解。皋陶曰。命。鄰哉。臣哉。舜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禹謙遜不敢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序。以致其日孜孜之意。而皋陶猶以為未也。於是然其思。日孜孜之言。而皋陶謂之曰。汝之昌言。可師法。所當為中陳謀。禹既不獲避矣。於是又陳謀以戒于舜。曰。都。帝慎乃在位。此雖勉狗彘陶之意。而陳其實。亦所以申結上文之義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其終也。至於烝民乃轉。萬邦作乂。則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治定功成。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曾無可憂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多難矣。而君臣相與焦心

勞思。以拯生民之飢溺。既克有濟。然人之常情。安於無難。必將忘其所可戒。則騎春淫泆之所自萌。而危敗禍亂。自此分矣。故禹之陳謀。蔽以一言曰。帝慎乃在位。蓋謂欲守此盈成之業。綿綿社稷無疆之休者。惟在慎之而已。董仲舒曰。堯舜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蓋為人君者。苟以位為樂。則將窮天下之欲。以供耳目之娛。故不能保厥位。至於顛覆喪亡。而不悟。苟其居是位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致其畏慎之意。則其位之安。如泰山而四維。尚誰得而奪之邪。禹之言簡而盡。若此。可謂一言而興邦矣。帝曰。俞。者。然禹之言深。諭其儆戒之意。孔子語顏回。以克己復禮之目。則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謂欲克己復禮者。當如此也。禹之陳謀。盡於慎。乃在位之一言。帝既虚心而聽之。君臣之間。不待問而辨也。故又推明其義。為帝盡言之。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後先之序。當如此也。安汝止者。言汝之所止。不可以不安。大學曰。止於信。此言止於信。蓋人之所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得以移之矣。苟能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外物。曾不足以動其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此實慎乃在位之本也。惟義惟廉。其獨真。言能安止矣。又必盡此三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在位之道。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七

也。惟嚴者謂人君當戒慎萬事之微而不敢怠也。惟康者言當安靜天下之民而不擾之也。其擗直者謂輔弼之臣當得切直之臣而用之也。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四方無虞。若可以無慮矣。及其禍亂一起。卒至陵夷。敗壞而不可復救者。其禍未嘗不出於三者。為君者安安禍毒而不悟。危亡之機。禍之所自萌也。好大喜功。以擾斯民。禍之所自萌也。人主好侵於上。羣臣致諛於下。上下相徇。不聞切直之言者。亦禍之所自萌也。苟能惟嚴以成天下之務。惟康以安天下之業。又能使其擗直以通天下之情。危敗禍亂。無自而萌。而慎乃在位之道。盡於此矣。惟動。不應。慎志。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自安汝止。至其擗直。可謂能定矣。惟其能定。故動而有為也。則可以大應夫。慎志之民。此其所謂能應也。慎志。謂民之於君。聽唱而應。視儀而動。慎上之志。而樂從之者也。惟為君者。無以慰斯民之望。故有悍反而不從。苟能安汝止。惟嚴。惟康。其擗直。則民固得所欲矣。彼之慎志於我。而我之發政施仁。有以待應之。孔氏曰。慎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惟動。不應。慎志。是宜於民人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有以昭受上帝之命。天將命以休福。受天之祐。永永無窮矣。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其終也以至。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七

十四

於九州攸同。萬邦作乂。天命春頤。錫以休福。何以至此。苟於此能兢兢業業。以慎乃在位。如上之所云。則固有以昭受上帝之惠。而天之命以休福。至於億萬年而無易。是天重命之也。天與帝之稱。雖異其實一也。嘗考經之所載。凡稱天稱帝者。大抵皆是變其文以成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既曰帝乃震怒。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既曰惟帝不界。又曰惟天不界。凡若此之類甚多。皆是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以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但謂如此。然後可以昭受上天。天其中命以休福。此但是不欲言以昭受上天。天其中命用休。故變其文曰上帝。必欲從而為之說。則鑿矣。故詳考此章之義。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靜而無事也。則君臣盡道於廟堂之間。其動而有為也。則天人協應於幽明之際。定之於此。應之於彼。蓋不期然而然者。此高所以諄諄反覆。為帝申言之。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文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乘亂。反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輪。逸人欲靜。後毒之。世方弊。括克窮之。國於此末。則守文為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過一生。見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恐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

慎之。房元齡魏徵以其身之所歷而言之。故於創業守文之難易。俱有所偏。若禹者。親與益稷之徒。跋履艱難。踐越險阻。以定洪水之難。故其始之所言者。無非所謂創業之難。及其洪水既平。帝方命之以陳其嘉猷。嘉謀以為警戒。故其終之所言者。無非守文之難。蓋其意亦以謂創業之難。既任矣。守文之難。方將慎而圖之。觀太宗之言。則禹所陳之謀。本末首尾。不煩訓詁。而可通矣。夫禹之陳謀。其意不出諸此。而太宗乃與之合。若太宗者。亦豈可多得哉。帝曰。吁。者禹之陳謀。蓋盡於此矣。帝於是歎其言。而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之所能為。必資群臣之助也。臣哉。鄰哉。孔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相成。此說未通。據下文曰。欽四鄰。則其所指為之僚屬。左右前後。所與協力以事君者。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此蓋指禹而言之也。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為我之助也。鄰哉。臣哉。言之不足。又重言之也。哉。字古人多重言之。如蛇哉。蛇哉。時哉。時哉。歸哉。歸哉。以此臣鄰二義。反覆言之。以見致意之深也。柯山夏侯詳解禹曰。都。王。禹曰。俞。禹前既陳洪水之初。已與益稷盡力營治。終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至此稱都。以嘆美其治。且戒帝使慎。乃在位欲帝不以天下已治而不思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已與益稷

水經卷之三

十五

併力治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雖無可憂者。然聖人。不長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雖多難。人皆知其難。而焦心勞思。共極救斯。民今也。已安已治。一無所難。人情既玩。其所可樂。而忘其所可戒。已治已安者。或不可保。故禹所以一言蔽之曰。帝謹乃在位也。董仲舒謂走舜禹。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豈非有見於此乎。禹之言。既在於居安不忘危。故帝所以俞而然之也。帝既然其言。為於是又言其慎。乃在位之事。下文安汝止而下。皆慎在位之事也。禹之意。謂帝之所以有此大位者。皆本乎天命之眷今也。履茲帝位。能慎以保之。安汝止而不為外物所移。惟嚴惟康。而不怠於至微。不玩於已安。其剛直而不諂。聽於詭諛。惟動丕應。復志而不違於民意。以此昭受上帝之命。則天將再命以休矣。故曰。天其申命用休。安汝止者。言所止不可不安。大學引詩曰。止於信。已。世。身。小。解。蓋人各有所止。止於所當止。則善矣。非所止而止。為則外物得以移之矣。此禹欲帝慎乃在位。而必責於安汝止也。我者。動之微也。事至於顯。然若在耳目。人雖不知。所以圖之。惟藏於眇綿。微而未著。則人多忽之。殊不知已安而不能保。則安未幾而危。或繼於後。此慎在位。又在於惟康也。好人順己。惡人逆己。人之常情也。况已治之後。人情溺於宴安。必康

聞切直之言。疎不知不好。切直之言。則護諂而諛之人。日主與護諂而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又在於其弼直也。惟動不應。惟志。善說皆謂人君惟無動。動則允。惟志者。皆定應於外。詳味經文。但言惟動不應。惟志。未嘗言惟動。惟志不應。信如善說。則文勢不順。余謂此亦是為戒。齊慎乃在位之事。蓋人君居士民之上。自非以天下國家為念。則恣情縱欲。妄動妄作。無所不至。故為戒。齊慎。謂人君不可妄動。惟其動之之際。必欲大應天下。惟志之民。所以惟望於君者。不過欲其治我安我。今人君於惟動之際。必期欲不應天下。惟志之民。則必無妄動之失。此不應。惟志。正與盤庚所謂不從厥志之言相類。夫齊始也。因天春命。尊履帝位。今也。誠能安汝止。惟我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惟志。兢兢業業。慎乃在位。如此。則可以昭受上帝眷命之意也。林少穎謂天帝之稱。其實一也。考經所載。凡稱天。稱帝。皆同。但變文以成其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亦是變文可知。若必欲為之說。則鑿矣。此說極當。為既為帝。推廣慎乃在位之道。帝於是吁而嘆美。其言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自能為之。實賴羣臣之助。故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林少穎云。見世壽全。解此說為善。帝既謂慎乃在位。賴

臣鄰之助。為亦知此事非一人所能。實賴羣臣贊襄之力。不復過謙。故直言俞而然之。謂俞責助於臣隣。其說然也。由是觀之。唐虞君臣以誠實相舉。不為不情之舉。於此可見矣。黃彝卿尚書精義。帝曰。吁。臣哉。士。為曰。俞。無垢曰。臣哉。鄰哉。以言此事在眾。臣與親近之力爾。又曰。鄰哉。臣哉。又言此事在親近。眾臣之力爾。其言反覆動息。此乃齊深見此理。當臣鄰交脩。不可少怠也。夫有眾。臣效職於外。然後論思獻納之官。侍御僕從之人。得以盡其忠。此近臣。須於眾臣之意也。有近。臣盡忠於內。然後眾臣得以安其職。此眾臣。須於近臣之意也。又曰。漢元帝。唐文宗。皆孜孜求治之君也。然元帝有一蕭望之而不能用。乃信任石顯。文宗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乃倚注李訓。一則殺賢者之失。一則有甘露之禍。言之使人於邑。豈知有奔為君。有為為臣。乃主如此之惑乎。張氏曰。臣哉者。以分言之也。鄰哉者。以情言之也。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聚。先王之取其臣也。其志分以道。其嚴分以禮。外不至於離。內不至於聚。此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齊之所為。臣也。唐虞之世。上下協心。君臣同德。鄰哉。臣哉。鄰哉。臣哉。齊之所為。臣也。陳經詳解。為曰。都。士。為曰。俞。為戒。齊以謹乃在位。先美之而後言。愛動

之中必有至樂者存。謹乃在位。人君之位。常致其謹慎。情欲之易肆。治安之不可保。一不謹。則失人君之道矣。帝曰。俞。禹於是又有安汝止義。康爾直之戒。所以推廣謹乃在位之意也。止者。心之所安也。心之所止者。苟不得其安。則出其位而不能止其所者多矣。然安汝止之道。又在於嚴。康爾直。惟嚴以慮天下之微。則眇拂之際。尤當加察。惟康以圖天下之安。則治平之日。常若禍亂之迫。其後。此養之於內也。精弼之臣。盡正直之義。將順其美。正其惡。此養之於外也。內外交相養。而所止者安。人君履無過之地。自然下合民心。而惟動丕應。慎志上合天心。而申命用休。民心從上。君所已為。而民應之。此惟動丕應也。君所欲為。而民待之。此慎志也。昭受上帝者。願其足以受上天之實也。申命用休。天應之以無窮之休也。舜豈有求於民。有親於天哉。天人之理一而已矣。盡之於己。則無有不應之於彼。既曰。帝又曰。天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帝曰。吁。舜於此疑而未敢以為然者。蓋其任甚重。若禹之言。非我一人所能當。必有稽臣鄰之助。而後可。臣者。大臣也。鄰者。近也。人臣之情。蓋與人君相親近。而無間者也。故曰。臣哉。鄰哉。又再言。鄰哉。臣哉。所以相親而無間者。豈非在於臣乎。此舜責望大臣相與一體之意。故禹於是然其言。禹之言專。

責望其君。舜之言則責望其臣。然則君臣之間。皆當盡其力可也。胡士行詳解帝曰。吁。臣哉。鄰哉。曰。之進。當十鄰之情。鄰哉。臣哉。曰。之情。乃盡其之道。夏之辭。其之休居也。禹曰。俞。帝領禹之言。知左右頃刻不可無人。陳大猷集傳禹曰。都主禹曰。俞。愚曰。在猶居也。呂氏曰。蓋以天位之難。戒舜。舜心悟神受。故曰。俞。曰。天曰。吁。是聖德之辭。都是聖德之辭。為言舜謹在位。合言吁。乃言都。為源體。此懼之中。有至樂之地。此舜極其言而止。其止之義。說見象傳。愚曰。止者。止於其所而不適也。大學曰。在止於至善。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凡事莫不有所止之善。惟安其所止。然後能止而不遷。汝止。人君之所止也。惟義以察事。義於未然。惟康以謹治安於已然。愚曰。得人心。則得天心。以此能昭然受上帝之付託。故天中命以休美。謂春願不已也。苟無以受之。休且無有。况於申乎。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一也。故曰。上帝則君也。天之百神。則臣也。上帝止命者。也。百神則受中命而中之也。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亦猶是也。餘見精義。大曰。帝事以上帝言。天德上帝與天之百神。上帝歎謂此非吾所能。實賴爾臣之輔。陳氏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哉。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七

臣職。其八曰。此一車與上殿。殿非一時之官。當自為一節。唐孔氏曰。見
 五義。夏氏曰。見柯山詳解。孔氏曰。見孔傳。林氏曰。見林氏全解。仁
 山金履祥表註。鄭義。即四鄰王天與。纂傳林氏曰。此節舜為推明慎位之
 道。呂氏曰。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常致審察之
 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蓋治心之道。毫釐眇忽。宴閑暇豫。工夫最切。
 而絕憇糾繆。格其非心。提防最要。惟幾惟廉。則內得其養。其剛直。則外得
 其養。按幾廉。如呂氏說。固密。如蔡氏從事上說。亦通。且又與下文庶事康
 哉。合。今並存之。陳氏曰。舜既然而慎。慎位之言。而禹亦然。舜臣鄰之言。若
 臣之相然。豈尚為容悅。必有其違於心者矣。唐孔氏曰。見五義。蔡氏
 曰。見五義。蔡氏。漢孔氏曰。見孔傳。真氏曰。見衍義。蔡氏曰。見會選。
 夏氏曰。見柯山詳解。林氏曰。見林氏全解。吳澂纂言。帝曰。吁。至為曰
 俞。帝之意。請此非吾所能。實賴臣鄰之助。臣謂任事之臣。當時九官
 如周之六卿者是也。鄰謂君所親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如周之師傅保
 者是也。君與為師友。而不臣之。故不曰臣。而曰鄰。以輔成君德。臣以分治
 天職。為所謂弼。帝所謂鄰也。輔成君德之鄰。固所當重。分治天職之臣。亦
 不可輕。故帝因為言弼。直而并言之。五言至再。以見反覆丁寧之意。書釋

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七

題石林葉氏曰。臣以分相承。鄰以德相比。林氏曰。見林氏全解。陳氏曰。
 見陳氏全解。董鼎輯錄。纂註。蔡註。鄰氏曰。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
 分也。臣而復鄰。嚴不至於苛。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孔氏曰。見孔傳。
 陳氏曰。見詳解。張氏曰。見精義。新安陳氏曰。見本傳。陳櫟纂
 疏。孫氏曰。鄰。指輔弼。疑丞。陳氏曰。臣當與君親近。故曰臣鄰。相親近。乃盡
 為臣之道。故曰鄰。臣反覆言之。一說鄰者。親君如居有鄰也。臣當如鄰
 以親君。能如鄰。以親君。乃臣也。皆指禹言。孔氏曰。見孔傳。林氏曰。見
 精義。鄭補曰。見五義。蔡氏。李省忠音註。帝嘆言此非吾所能。實賴爾
 臣之補助。故為臣當親我而助我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哉。王充耘
 讀書管見。為陳謀。則言帝慎乃在位。以歸重於君。舜陳謀。則曰。臣哉。鄰哉。
 以倚重其臣。意各有所主也。王充耘主意。人君反覆嘆詠。見臣職之為重。
 人臣一言而契。得君心之所同。陳雅言。書經。車躍此舜因上為陳弼直之
 說。故以此責之於禹。載禹曰。俞。一句。上載是聖君深感大臣職之重。故重
 言而不足。下載是大臣深契夫聖君之心。故一言而有餘。陳復陽課義是
 車帝舜反覆嘆詠。臣鄰之旨。所以深感大禹弼直之謀。故禹復俞而然之
 也。蓋君之於臣。莫重於左右輔弼之職。而臣能盡夫左右輔弼之職。是乃

所以為臣也夫先言臣而後言鄰所以嘆為臣者當有以任其職繼言鄰而後言臣所以勉為臣者必有以盡其職而其言反覆細詳優游嘆詠可見其發其上章竭直之義蓋有以默契乎為之心者又安得不俞而深信之哉今夫食君之祿任君之事策名委質者皆臣也然而左右輔弼之職其位則近於君其任則重於臣故任職者既難其人而盡職者尤難其人也何則保人君之身體傳人君以德義左有輔而右有弼前有疑而後有丞是即後世相臣之任者也夫謂之相則在王所者君所親也朝夕納諫情所厚也是以帝舜嗟嘆而言之臣以人言鄰以職言既任左右之寄當勤輔弼之職位既親乎君情當厚乎君此臣哉鄰哉之義也然或說悅以取容諂媚以保位導君伏豫娛君聲色而規戒不聞雖居輔弼之職而失其輔弼之道何取於輔弼者哉故能盡其職者乃所以為臣之道此鄰哉臣哉之義也舜之意豈不以大禹宅百揆之位當輔弼之任既居其職又盡其道陳謀之際發明弼直之義其肯深矣於是舜感其言形於慨嘆不覺其辭氣之反覆意味之深長也然禹之謀能合乎舜之心而舜嘆誅之舜之言又契乎禹之心而禹復命然之一吁一俞更唱迭和君勉乎臣臣美其君一堂之上和氣可掬嗚呼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為君之道臣盡其為臣之職君臣相與明良胥會於斯一時是以成垂拱無為之治亘千古而不可及也歎吁盛矣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七

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七

主錄總校官侍郎 臣陳以勤

學士 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 臣呂 昊

書寫儒士 臣孫應鳳

因點監生 臣喬承華

臣包漸林

永樂大典

卷二〇四二八